

空軍幼年學校第十一期簡史

· 湯水易 ·

民國五十一年夏天的夏天，空軍幼年學校在臺復校後的第五次招生正熱烈展開，不知道是否受到前一年的國慶閱兵鼓號樂隊精采表演和環島宣傳效果的影響，報考青少年非常踴躍，據入校後的隊長說，當時有近五千人報名，體檢合格不到五百人，考試錄取了一百三十三名，這一群佼佼者九月一日進入了位於東港大鵬的空軍幼年學校，做了第十期的新生。

隊長崔德成中校帶我們這群少年兵就像他的子弟，平時不苟言笑，要求軍紀更嚴，立下十大不可以：一、打架；二、偷竊；三、戴大戒指；四、內衣印大圖案；五、戴大項鍊；六、寬皮帶頭；七、穿科科鞋（皮跟小馬靴）；八、穿AB褲；九、游內海；十、爬鐵塔；但驚奇的是不到一個月，我們竟然做了一個集體絕食的抗議行動。當天實習幹部（學長擔任）宣布晚飯後要進行團體處分，下午上完體育課著裝時，擔任衛兵的倪敏然對每個經過他面前的同學說：「晚上絕食！」結果晚餐當大隊值星官宣布「開動」時，我們一年級新生竟無人

動筷，隊職官察覺後大吃一驚！立刻採取行動，命令同學開動。下飯廳後才是磨練的開始，海邊的水泥大停機坪上分成三個距離很遠的區塊，三位實習幹部不停的吼叫著，命令面向他成不同的隊形集合，我們一直跑到接著上晚自習，還好就寢前有時間洗個戰鬥澡。

幼校的鼓號樂隊非常有名，到了十月底，同學們的軍人儀態已經有了形，隊長便開始選訓樂隊隊員，太高或太矮的不要，再依序選小鼓、中鼓、大鼓、鐘琴、高、中、低音號、鈸、鈸等等，另外還選了一個高挑俊秀的指揮預備人員，訓練後如果發現不適任可以改練另一種樂器。

倪敏然很能幹，拿的是高音號，也可以打鈸，後來專攻大鼓，後期隊上鼓號樂隊的隊形變化也是他擬定的；另外他將鼓槌加了長繩可以耍出花式，當各種鼓一起耍練時，煞是好看。我記得他領到那一套華麗的制服時，竟不停的親吻衣服說：「我就是被你騙來的！」

正式開課後，普通課程對我們來

說壓力很大，教官有的是軍職，有的是各頂尖大學剛畢業的預官，師資很優秀。學校要求均衡發展，除了數、理、文科外，高一還有音樂、美術、勞作等等，另外還有體育，加強戰鬥技能，如：拳術、短棒、擒拿等，國防部曾來驗收都獲得好評。記得有一位教國文的余玉照預官，後來曾擔任教育部高教司司長。當時的校長劉為城將軍治校極為嚴格，這些預備軍官在每月的擴大閱兵時，還要參加徒手正步分列式呢！

民國五十二年三月初，國防部到學校放映《最長的一日》影片，片中記錄了二次大戰盟軍反攻登陸諾曼第的戰況，片長三個半小時，學長用軍毯將大禮堂所有玻璃窗都蓋得密不透光，一個上午停課觀賞，看得非常過癮，可是下個週一的週會我們全校可慘了！校長他對這部電影有二十一點觀後感，另有六點補充，一共在臺上訓了四個半小時。全校教職員師生站在臺下，有人想上小號，有人想偷偷活動筋骨，再來就是不斷有人昏倒。校長在臺上則是要求各級隊職官加強學生體能訓練，我覺得那一天最快樂的應該是擔任寢室衛兵的同學了！

四月十三日我們十一期由大隊長朱懽上校率領赴官校參加全軍運動會

，全體同學擔任大會團體操表演，在十期學長鼓號樂隊的伴奏下，表演了近二十分鐘的大會操，動作極為整齊劃一，贏得全場讚賞。

一年級結束的期考也帶給同學一些震撼，有幾個學科淘汰的同學在起床號還沒響起時就被叫醒，補給士已經打開庫房，收繳了他們的東西，然後由區隊長在大鵬車站買了車票送他們回家。放暑假時（僅兩週）有近二十個同學因為一科不及格，被校方要求留校補習，早上針對該科補習四堂課，下午晚上自由活動。一個家長半年沒看到兒子（當時交通不便，中、北部同學只有寒、暑假可以回家），寫信痛責校方，揚言再不放兒子回家就不讀了。校方斟酌後，於第二週的星期三舉行補考，及格後即可放假。結果仍有一個學生不及格，大隊長親自召見詢問：「不想家啊？你家住哪？」那唯一不及格的人就是筆者，當即答稱：「當然想啊！我家住屏東。」朱大隊長跟我們隊長一聽哈哈大笑，立刻決定「你也回家吧！」我才撿了幾天假。

那年的十月國慶我們二年級參加了「復漢演習」，就是閱兵大典，由於幼校的學生在分列式正步及鼓號樂隊兩方面的優異表現獲得最高當局的

讚賞，奉國防部特頒褒狀乙軸。

民國五十三年初夏，我們期上的鼓號樂隊擔任訓練司令部校班聯合運動會的開幕表演，當樂隊進入官校校部大樓前足球場時，因為排水溝覆蓋寬度不足，前面的中、小鼓、鐘琴等陣列都跨過了那個壕溝之後，擔任大鼓手位在最左邊的倪敏然由於被胸前的鼓擋到視線，沒看到他那邊沒有加蓋，一腳踏空，陷了下去！大鼓剛好卡在溝面，我聽到隊長在後面大喊「倪敏然！鼓摔壞了沒有？」旁邊的人趕緊把他拉起來，我看到他一回頭滿口鮮血，居然還大聲回答：「沒有！」原來他的兩顆門牙正好撞在繃鼓的橫鐵桿上，當時離表演時間還有幾分鐘，長官研究：大鼓沒有預備手，去掉一個又不對稱，便問他：「可以撐半小時的表演嗎？」因為急救的醫官塞了止血棉花在他嘴裡，要他緊咬著止血，此時沒辦法開口的他，竟然堅毅的點頭表示可以。當結束表演，隊伍帶出官校大門去大禮堂休息時，他把揩鼓帶一解就暈倒在草地上，口裡的棉花全是鮮血，那景象至今依然歷歷在目。回校後，校長苑金函特別給他記了一個大功，同時耗資一千五百元（當時很貴）並特准放兩星期的假到臺北裝假門牙。此後，他經常把它

頂出來嚇我們！

由於他有藝人表演天份，常常帶給我們笑料，讓我們在嚴肅的軍事教育中化解了不少緊張。有一次我們幾個同學跟倪敏然躲在一起抽煙，看到十二期學弟正在搬家大掃除，吵雜的很。他說我可以叫他們集合，同學們認為不可能，於是他跑到值星官門口，趁值星官不在，拿起電話學副大隊長陳幸松的福州口音，打給他們的副隊長劉國平，說剛剛大門口值星官通報，有學生翻牆跑出去了，好像是他們隊上的，叫他趕快集合隊伍清點人數。只見十二期到處召喚要集合，我們一看「代誌大條了！」沒想到，他又拿起電話打給劉副隊長說，那個學生已經抓到了，是別隊的，不要集合了。看十二期又是緊急集合，又是解散的瞎忙，我們都笑翻了！

那年九月四日，時任參謀總長的彭孟緝上將蒞校巡視，中午在學生餐廳會餐，我們四個學生擔任扶門的任務。當他走過我面前，只覺得他身材不高，戴著寬邊墨鏡，腳穿科科鞋，手戴大戒指，拳頭寬的黃銅皮帶環擦得雪亮，凡尼丁的衣領上綴著四顆小金星，神氣十足、威風得很！

民國五十三年國慶我們又參加了「興漢演習」，也是閱兵大典，那天

雲層很低，通過閱兵臺的空中機隊分成四機一組，以鑽石隊形，由淡水河進來，經過重慶南路總統府閱兵臺上空，向板橋飛去，我們鼓號樂隊正好在臺北西站，得以仰望空中各型戰機低空呼嘯而過，其中一架P-100機隊的四號機在編隊後面上下跳動，令人十分心驚。當我們通過閱兵臺時，就聞到很濃的汽油味，沒想到從貴陽路右轉再右轉到總統府正後方休息時，聽到稍後進來休息的國防部示範樂隊說，剛剛一架P-100的副油箱撞到新公園中廣公司的天線，當場砸死了三個人。後來回到松山機場才知道，當空中梯隊再集合察看該機外型時，另一個小隊發生擦撞，導致官校三十四期的林鶴聲少校殉職。

這次閱兵我們鼓號樂隊是幼十一及十二期合編的一百二十人大隊型，十二排每排十人，從大樓上鳥瞰不論直、橫、斜全是一條線非常整齊，前面的指揮由我們同學陳家麟擔任，一路上都有女學生對他發出讚嘆！我們都聽到一個女生大喊：「妳看！這個指揮好像男的喔！」回到學校後，每天都有一疊信指名空軍幼校鼓號樂隊指揮收。我們不知道他怎麼處理，直到今天他都沒有跟我們談起信裡的內容；但我們知道，他從作戰部隊的

小隊員一直做到空軍副總司令，在阿扁政府時代申請提早退伍。

民國五十四年一月二十日，當時的國防部副部長蔣經國先生突然蒞校與學生共進午餐，筆者又與其他三位同學擔任扶門的任務。他進來的時候態度很和藹，個子也不高，微胖的身材穿著一套灰色西裝，吃完飯，經國先生訓話時，我們才知道一月十二日幼四期的學長張立義駕C-130高空偵察機被擊落，張學長英勇殉職，他的遺孀任職於東港空小，副部長此行就是先到張宅慰問，才到幼校巡視的。席間經國先生語氣激昂的說道：「同學們！是誰殺害了你們的學長？這是血債！一定要用血來還！」多年以後，我見到了張學長，當我向他述說這段往事時，他苦笑以對！

幼十一期在校三年表現十分優異，剛進校不到兩週就拿了中秋晚會的小型康樂競賽冠軍，這全歸功於倪敏然、李凱倫他們幾個寶貝編的雙簧、相聲以及王承先和另一個搭檔的吉他演奏；此外，我們期在全校水上運動會上的成績也令人側目。國防戰鬥體育驗收成績優良，顯現出同學無比潛力，高三的校運幾乎全包了田、徑賽各項冠軍，拔河及軍歌比賽冠軍更是非我們期上莫屬。臨畢業的全軍校際

政治考榮獲第一，踢正步這項軍人基本操典更是傲人，我們進入官校後每年都要參加三軍四校聯合畢業典禮接受先總統蔣中正先生的校閱。據校部長官轉述，民國五十四年蔣總統曾向陸軍官校將領提問：「為什麼空軍官校正步比陸軍官校踢得好？」一次（民國五十五年）年十月我們集訓時，陸官曾派連級以上實習幹部數十人，搭了一輛大巴士前來參訪觀摩。我個人的看法則是空軍官校從幼校就參加國慶閱兵分列式，訓練紮實，而陸官採取各年級混合編連，軍飯吃得多少不一，步伐不容易一致，這是每個軍校管理訓練的特性，無從建議起。

以上所述都要歸功於校部長官及隊職官尤其是隊長崔德成（民國五十四年三月隊長由李序秩接任）的諄諄教誨與嚴格要求，也要感謝全體教職員及前期學長的教導，讓我們一百零六位同學創了幼校兩個紀錄：第一、全部畢業生是同一天入伍，同一天畢業，沒有一個是候補報到或前期降下來的；第二、除了自願退學的，沒有一個因為品德問題而被開除。

民國五十四年八月十七日我們畢業於幼校，八月十八日幼十一期以整齊的正步走進了空軍官校的大門，做了官校五十期的新生。